隨山館叢稿

隨山館叢稾卷三

山陰汪瑔

重修廣州三元宮碑銘

夫上德若谷道廕開於虛成大方無隅理詎資於崇飾虛白吉祥之室非有樞機又元衆妙之門本無關鍵然而金碧耀日迺集羣真銅柱淩雲各開治所尹軌傳經之地樓觀猶存茆君鍊石之區祠壇不改其有刦灰乍熸八威之籙俱燔靈宇重興五嶽之圖彌煥至教墜而不失勝業闕而復全張皇道真潤色炎徼不有所紀後

何傳焉廣州三元宮者地接黃隅天開霄度崇基始啟當順治之初元素友盜臨衍羅浮之別派紊三元品戒經曰九氣初凝三光發明結青黃白之氣置上元三宮所由名殆徵於此矣是後恢崇基域聿至再三緜歷歲年殆將二百𢭏三山之絕境開百粵之勝囷凡夫懸根咽液之儔錄氣思神之士望塵爭赴驗海知歸八朗白光鍊形得訣三庭赤印濯景分功每當鈴肅晨齋鐙然夜醮飆室守庚申之戒露臺奏子午之章授受內文太素三𢌿之道弄藏悲籥大黃九轉之篇固已跡擬玉

並名參金斕會咸豐丁巳島夷犯我廣州兵氣接於城闉氛祲侵於道窩羝羊竄回白鹿潛蹤蕉鳥巢門青鸞賊翼迫逞娛徒摧款法侶言歸已驚松柏之為薪佇見丹椽之沒徑佩巾黃而返魍魎雖逃占太白之躔兵塵尚怨山圖可按屋宇全非時則黃子佩青以徒衆所推住持於此感埔臺之已廢朱紫房空悲瑤殿之云頹丹青譆假遂生宏願廣募衆貲秉抱一之貞心信孚海衆過試三之上諜誠契山靈聽請風從輸將蠶麥黃金布地詎煩獮氏之緣白雪爲銀不假女眞之術於是練時

占日徵匠庀材揮郢客之斧斤傭徒騖集喻蒙莊之埏埴瓴甓坻隆就故址以程工廓寢基而繼事大庳制度先崇太極之居流逸規模彌重上清之境寄若三官主籙八治分曹北斗神光東華衆聖莫不各嚴祀事咸庿靈樞瑤闕華房釦階文坒琳霄作室清廡亦存之天王誕成鄰洟漭太無之戶繚垣四闢列舍百區勉功而五版爭謳揆景而二靈垂曜平臨珠海氣連琛厲之洲近倚王山勢接呼鸞之道珍林繞舍八桂游芬瑤草盈階九芝相映加以揆張鴻寶盼飾象文誠律黍用隱書互

授紫毛持節三十七氣之光芒白羽爲旌四十九人之軌範璇題耀日慕飛白以揚文玉札書雲共大丹而著錄蓋經始於咸豐辛酉某月至庚午某月始落成焉時將一紀費及萬緡勘慾以圖勸劬無悔遂使巋然結搆彌擴前規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其事可謂難矣其勤可謂至矣嶺南離方絕徼坤極輿區爰在混茫未聞纓冕自峽開中宿帝子棲眞山號浮邱仙人昇舉安期淵畔嘗生九節之蒲高固庭前忽萃五莖之穀葛稚川之作宦雅慕丹砂鮑太守之全家爭披青籙楚人采藥來往

於鐵橋羽客著書遨遊於瓊管遊於今日彌暢元風勝地爭傳何獨酥醪之觀炎州相望無非華玉之堂茲宮處都會之中為道流所集洞宮三十六所近接朱明太霄百二十官宏開紫館雖暫逢於劫會詎無待於振興則其開拓金城恢崇玉局豈獨南宮校籍增九琳日月之輝亦將東壁鐫經壯五管山川之色黃子既成瑤策將刻琅書具述源流乞為銘記昔張超起觀世讚因以製碑徐則刊山李穆為之作頌輒援前例謹述新銘銘

曰

龍漢遐年鳳眞至教始建靈樞式彰元妙大戒三百眞
文五千道其所道元之又元金洞既傳琳堂斯啟闕發
霞標門連霧市惟玆南海遠擬西瑤五羊萃止九曜雀
甍燉古翼隔岑高越秀式涎飆輪久崇雲構修三命侶
守一尊閒疏丹得訣尤序飛文道無隆汙迹有興廢魔
軼丹城袚生白茸紅羊罷刼白鶴來歸日月逾邁人民
已非迺有眞侶式宏誓願更歷歲時囍朂興建勤不言
勞道無中止經之營之美矣備矣西那玉國東井華林
簷楹瓏麗洞室陰岑靈宇既成貞珉斯勒南洞碑刊西

元柱刻隱銘可佩道機相引紫宙不窮元風無盡願言
鳳璽永奠麟洲雲霞五色棟宇千秋

重建三十六江樓碑記

三十六江樓者兩廣總督行臺書院之門樓也俯臨肄江爲西北兩江合流之所道光甲辰之歲前制府阮文達公以簡彼戎兵駐茲館驛嘉其軒爽榜以佳名表鉅觀彰勝覽也星霜屢易海水忽飛兵燹之所侵陵棟宇於焉隳廢蒿萊不翦漸忘文選之名松柏何存孰爲靈光之賦咸豐己未今制府勞公兼督粵之望莅交廣之區政修而民和安內而柔外表欽經術宏奬人倫一稔以還百廢具舉粵之僚屬士民進而言曰在昔阮公撫

綏五嶺前後七年民蘊德而善良吏感恩而思舊甘棠勿伐大樹難忘凡諸游憩之區咸有流連之慕而茲樓其一也今公政教所敷後先競爽蕭規不廢共間覯若之歌魯殿猶傳宜復歸然之舊況茲兩粵之中際嘗爲八騶之所經若猶視以虛廬等諸唐肆殆非所以表思賢而垂臺紀也於是練時計費鳩工庀材因故基以致功假農隙而趨事凡幾閱月厥功以成楹桷聿新枝撐相核朝開繡闥南披鯨海之雲暮捲珠簾西送靈巖之日俯江流而如帶已息狂瀾指嵐影以回環若迎使節

撫改登臨之美彌擴崇曠之懷信足以增重江山徜徉風月者矣或者謂烽塵息警曾未逾時臺榭經營殆非急務不知高明居處本出禮經宮室廢興足觀政事是以文饒之居蜀道一障籌邊寳濟之守池州十旬置廨或鎮撫於蠻夷之際或建興於兵革之餘爲之者愈見其才論之者不以爲過至於虢州刺史重新君錫之堂太原中丞更葺滕王之閣呂溫因之譔記昌黎爲之屬文郎論遊觀亦非過舉而鰓鰓者猶襲墨子卑居之說爲向戌尤室之談抑何識之拘而見之小哉既詫斧斤

宜書歲月所願鎔匾有截長絜五管之山川暈革無訛

永鞏千年之柱石

曲江縣大塘鄉義勇祠記 代

咸豐癸丑十一月余奉檄權知曲江縣事時所在多盜因令大塘犂鋪頭諸鄉仿古弓箭社法集鄉民團練之爲禦賊計而自出俸錢爲之倡明年閏七月廣州盜起衆數萬犯韶州郡城被圍又分竄轉略村落所至焚劫或脅人爲盜於是大塘鄉之士若民聚而謀曰賊勢張甚然皆烏合不足畏今諸邨多被畧勢必及我我不與戰而反從之異日必爲官軍所誅卽避之而室廬衣食之屬悉以畀賊亦饑寒死耳我大塘一鄉遴少壯可得

數千人地有要隘可扼而守與賊戰未必敗且向日團練之謂何而顧不一決也衆皆曰諾乃集少壯庀器械守隘設伏以待賊賊至果爲所敗繼屢攻之不能入會余檄調鄉勇至郡城助官軍擊賊亦屢有斬獲蓋前後十閱月大小二十餘戰殺賊甚夥而鄉勇之死者亦百數十人乙卯五月賊平余以鄉民之死事立功者牒上大府請予旌獎會臺檄下凡郡邑民禦寇被害者所在立祠祀之於是鄉人士余生馨香楊生炳熉等擇地設祠列其鄉死事者姓名爲位祀於其中春秋享之而具

牒乞余為記爲虜微生等言余固將有述也嶺南山川
險峙民之生於斯者類多秉質彊毅不以生死爲意而
或不嫺於禮義則好勇鬬狠犯教條而蹈禁罔雖視性
命若籑籜人亦不甚哀憐之蓋其視死也輕而其所以
死者非也若此百數十人者生於田野而執干戈齎金
刃以抗凶醜之鋒衛鄉閭之難可謂有勇知方死獲其
所者已茲之爲祠蓋非僅慰毅魄於九原亦將使過祠
下者知忠義而死身歿而名不泯庶幾順逆之理明而
死生之道得也余既爲之記復系以詩曰

靈宇既立祖梪既陳以享以祀忠義之民爾民之生方際

盛世云何蠆毒敢爲豺虎請與賊決易農而兵甯與賊死不與賊生離首不懲撫胸無怯爾死於賊賊死於法彼賊之死禽獼獸烹爾民之死不隕其名韶石百尋湞江千里祠宇永存視山與水

同冠峽銘并序

同冠峽在陽山縣西北七十里許蓋由陽山以達連州之中道也山川之美圖經所稱江流詰屈巖壑聯屬烟霞之所往來陰陽迷於向背厓樹錯立雜以修篁沙岸任回瀾之淺瀨飛鳥千翼望夕日而知歸游魚百頭逆春流而爭上其中尤多飛瀑噴薄巖穴散珠璣之千斛合琴筑而一聲風吹若煙日照疑雪嵌奇極於萬態視聽爲之兩疲信足以澡雪精神發皇耳目者矣余以戊午春月薄遊陽山輕舲往還再過茲峽念其表靈異於

荒遐爲冥搜所罕及蘊寄夏賞聊述斯銘銘曰

桂陽古郡湟水長川千巖俠立三峽纚連惟玆靈境具足澄鮮疊翠一開奇青萬變仰成錦障俯窺淨練幾語山巔鳥飛波面山色江色風聲水聲崖危樹立石古雲生神仙窟宅朝夕陰晴古洞嵌空驚濤飛瀑白雨跳珠青天散玉勢注谿潭響答林谷歸艎暫過心折靈奇經殘酈注碑失韓詩古人遠矣小子識之

鍾烈女傳

烈女名昭小字嬌姑山陰人生有至性頗讀書誦論語毛詩略皆上口稍長聞父兄言古節烈事輒肅然動容如親見其人道光己酉兄雲龍爲翁源硃下巡檢烈女侍母隨之官所未幾英德盜周華起轉略諸邑明年秋九月至翁源家人聞寇至咸倉皇避去獨一老僕攜烈女行稍後爲賊所得賊之轉略諸邑也得民人子女率幽縶之約以金贖既得烈女置之空舍使一賊及老嫗爲守而縱老僕行曰若語而主以金來則女歸矣老嫗

者翁源農家婦為賊所略者也故識烈女稍稍就烈女語頃賊出取酒食烈女謂老嫗吾兒無所得金吾以一弱女子陷賊中恐卒不自全顧側有賊所遺刀因趣嫗使殺已嫗持不可烈女曰少緩為賊覺不得死矣奮身起拔刀自剄卒時年十五賊歸見之大駭又感女烈為葬之山中表其葬所曰鍾烈女之墓

法論

治必有法法期於行然而簡則行繁則不行疎則行密則不行愈繁愈密則愈不行迨乎萬不能行則悉舉其所立之法破壞而決裂之至於蕩然無法而後已自漢而至於明其治天下莫不有法當其開國之始承前世分崩離析之餘與民更始舉凡科條律令類皆疎闊簡要易知易從故天下臣民咸相安於法之中而因以無事百年以後治定業安其君若臣以爲先世政令多所疏略於是因事立制自侈明備而一二好議論不知大

體者又從而傅會之朝下一令暮更一例以其疏也而密之以其僴也而繁之當其立法之始亦嘗毅然期於不可廢而以其繁且密也天下之人不能悉知卽知之亦不能悉行則下之人姑以文具自便謂爲已知已行以應其上上之人亦知其不能悉知而悉行也亦姑以文具自慰以爲既知之而行之矣於是上下相遁於法之中亦姑以無事然而廢弛粉飾之弊固已中之矣無事之日已有不可終日之勢不幸一旦有事則向之所謂科條律令皆足以縶賢豪之手足使其觸諱扞綱不

得展舒而凡闒茸骫骳之流便文自營轉有所憑藉爲
趨避利害之計當是時也欲如平日相遁於法之中勢
旣有所不能而事變之來有出於成格之外者不得不
捐棄繩墨以求濟旦夕於是解散離析不惟中葉以後
之制不得復用乃併其初之科條律令亦皆破損毀裂
僅有存者矣嗚呼此豈其初立法者之所逆料哉論語
稱居敬行簡而晉荀勗亦言省官不如省事古人非好
爲是疏闊也以爲密而不疏繁而不簡繁者密者之不
存將并其疏者簡者而失之也治天下有本有末道德

爲禮本也科條律令末也而繁而密末之末也有國家者柰之何徒操其末而以爲治世之具也哉

慎議

天下之事夥矣有議之者有爲之者其成敗非一人之所爲也而其議則必倡於一人此一人者非必有勢位氣力也其所言亦非必自信其可見諸行事也率己意而姑言之以自快而已遇一有勢位氣力者見其說與己意同則取而行之在上者倡在下者和行之而善功遂名立赫然於世世世不知其說出於誰何之人也一不當而敗壞決裂事之小者猶可也事之大者患且及於天下後世而始倡此議者或不免身受其患嗟乎是豈

倡議者之所及料哉從來才士失職不見用於當時往往恣爲論說思託空言以自見彼既未嘗盡歷天下之事變而其高才博學崇論閎議又足令見之者聳然而動心彼其陳說古今推究利害率取其合於吾說者著之至於禍患之隱伏於中者或識所未及或隱而不言一爲有勢位氣力者采其說而用之雖有深識遠慮之士於其方欲行之之初明辨力沮固亦不聽即其隱患已萌猶可及止之時尚以爲吾行之而吾自已之將爲沮我者所笑而又冀其或可補救於後也卒持之而不

毁迫夫禍敗已成勢不可挽而後悔其用言之不當舉事之不慎則已晚矣嗟乎聽人之言而徒取其合於己意者其敗宜也彼倡議者出於一時之見有人焉信用其說而見諸行事度其私心未嘗不幸吾說之售而豈知釀禍於無窮或且身受其患也哉使當日者言不見用後世見者未必不愛其議論而惜其不試也然則彼之自以爲幸者固彼之大不幸也歟

辨氣

天下事皆氣爲之故氣重雖然有客氣焉眞氣焉客氣脃而眞氣堅故眞氣重雖然氣者由小而大微而宏者也得所養則不竆失所養則易竭故養氣尤重今夫一介之士軀榦不踰中人衣冠垢敝神采弗顯此世俗之所易視而輕忽者也一旦遇事奮發慷慨激烈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雖天下之豪肆彊暴者當之莫不斂抑退避莫之敢攖此豈非氣爲之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道義以植之學問以輔之所謂養也養

之至則軼日月而並明亙宇宙而不傾用於世則充之國而國以貞充之天下而天下平即不幸而遇危亡衰弱之際亦足以處患難任艱鉅而不撓於行不用於世則處江海山林之中而其浩然者亦將鬱爲節義發爲文章屈於一時而信於萬世不可得而湮沒也是故士不可無氣氣不可不養用不用不論也而欲治天下之事者必求而用之何哉平居無事庸人俗吏一無眞氣者足以枝梧一旦事變猝至非束手拱視即引身卻避此無他無氣故也無氣者不足用則有氣者重矣善養

氣者大抵不肎以氣自名者也吾慨夫世之人辨之不明誤以客氣者流當之跳嚻僨張卒以敗事因以謂有氣者之不可用而以無氣者任天下事則其爲害也大矣吾故詳辨之使立已者知所養而用人者識其眞

雜謳一

晉之富人鄉居患盜募人爲守而無械也紀綱之僕甲進曰某聞南市有善爲弓矢者請市之挾金而往市弓十矢百以歸富人將試之甲曰勿遽試也弓矢兵器也試於公之圖鄉之人不習見是駴之也且吾所有者弓僅十矢僅百耳以禦寇猶有所不足使盜偵知之益以輕我非計也不若扃於室而揚言吾所購弓百而矢數千以是懾盜使不敢犯是不戰而屈人之術也富人聽之明年甲死又以乙爲紀綱之僕會寇略旁邑富人有

戒心乙進而言曰曩所市弓矢少慮不足以禦寇今北市之爲弓矢者尤良於南請爲公購之挾金而往市弓百矢千以歸陳於庭視之弓角澤而絃朱矢羽皆五色燦然也富人喜曰此可以試矣乙曰不然弓矢益多則賊鄉之人益甚寇未必我犯也而示以禦之之具或反生寇心而招之來且公所募者未必習於射使試之而不善用之是無事而損吾貴重之器也不若藏之便富人又聽之未幾乙辭去又未幾而寇至亟發其藏則膠解角反絃斷而羽脫矣富室始悟甲乙之欺已也大慙

以怒而無如之何君子曰甲乙小人其黠矣哉所市之物不足用彼自知之甲不死亦將如乙之辭去使寇卒不至甲乙之奸可終身不敗甚矣其黠也雖然弓矢之市使之者誰也聽其言而不試者又誰也度其初必嘗以小忠小信深結其主之心然後信而任之言無不聽顧其言支而不切於事一審思而反詰之固無辭以解而卒弗之詳焉是非甲乙之黠而實富人之愚也而懟而怒何也非其人而用之不知人不察其言之是非而聽之不知言不知人不知言而求事之不敗自古以來

未之有也晉之富人其小焉者也

新論二

有富人居海濱者欲治室於邑問其童奴能治室乎皆對曰不能富人曰吾聞鄰邑多巧匠吾資若請往學之童奴學三年而歸使之治室一年而不成其友聞之謂富人曰童奴所學何若子知之乎曰不知也曰治室非難事也學三年而歸不能治室者其學不專也使之專奈何曰子召諸童奴而語之能治室者吾優其衣食尤能者去其籍使爲良則彼自往學學且專矣如其言童奴之鄰邑者數十人一年而歸曰能治室矣請試之丈

一年而不成富人懟其友曰吾聽子之言而室卒不成何也其友曰子之治室躬自督之乎曰否吾使兄之子督之曰然則請召諸童奴而詰之皆曰非某等之過也某等有能斵者有能鑿者有能墁者堊者主人之兄子不問也能斵者使之鑿能鑿者使之斵墁者堊者莫不然又刻覈其衣食請購木石輒錢之厲輒苛其值一年而室不成非某等之過也其友語富人曰然則子之室之不成無怪也無已吾爲子任之子以治室之費予我吾爲子任之富人諾乃集諸童奴於庭而問之能某事

則任之不足則召鄰邑之匠以助之豐其傭及衣食所
購木石甎甓之屬則厚其值而時給之三月而室成富
人謝而問曰吾不聞子之能治室也而若是何也曰吾
不能治室而能用能治室之人苟能用人雖鄰邑之匠
可也何必童奴今而後子欲治室但求能督之者可矣
君子曰富人之友其知理道者歟世之人無無室者使
皆如富人之所爲天下之有室者少矣富人之友其知
理道者歟

雜識三

周生者越人以善醫遊吳吳有富人病里醫治之不效乃延周生富人之家所以禮生甚至也富人飲生藥病漸瘉禮漸衰生將去而富人又病其家之人所以禮生者乃盛於前生復飲以藥富人病又漸瘉禮又漸衰生又將去而其家又留之客或謂生富人之家所以禮子者意亦可見矣雖留子子庸爲之留乎周生曰吾以醫爲業者也醫者蘄於瘉人之病不蘄於責人之禮也禮雖漸衰不至於無禮病雖漸瘉未至於無病吾姑留焉

欲其病大瘉而後去也且吾治其病已得大半吾去而繼之者或妄投以藥則病必劇劇而咎前此之醫之者吾將為所累吾以醫為業者也吾之留非得已也生之友曩礙翁聞之曰生之業於醫誤也不業於醫富人安得而致之又安得而留之夫生固非徒工於醫者其業醫誠非得已也不得已而業醫不得已而應富人之招又不得已而為其家所留今不議其業醫之誤而議其不當留非知生者吾聞他醫欲售其技以方干富人富人不欲他醫知之問富人富人曰吾固欲飲子之藥而

周生沮之也故他醫皆怨周生富人飲周生之藥而病瘉又以府怨報周生嗟乎周生其業於醫不誠大誤也哉然而富人之病則固已瘉矣

雜說四

江南有善爲藥玉者售於達官以爲帶遠望之瑩然美玉也有識玉者曰此藥玉耳則人皆詈之達官詎用藥玉耶既而達官以妄費官物敗斥賣家物以償出其帶以示玉工曰此藥玉也價賤不足售嗟乎當達官未敗時力非不能致眞玉也顧爲藥玉者必純白而譯眞玉往往不及達官目眯而寶之藥玉進而眞玉不至矣當是時識玉者言之人則詈之及其既敗則笑達官之不識玉者卽此詈人之人也嗟乎玉一物耳識之亦非甚

難也而猶若是悲夫

隨山館叢稿卷三

隨山館叢稾卷四

山陰 汪瑔 玉泉

與龔蘭臺書

夫河梁既遙都尉增夏時之感平路伊阻陶穿益停雲之慨登荊者騁望握蘭者纏綿苟余情其信芳知離夢之蹁躚斯已然矣況乎枌臼論交雲霞結契通列子連廧之謁結孫宏撫鳳之好柏茂松悅蘭和蕙濤方同心之與居造分手而寂寞者不其感哉樊李一別展黃四周動定何如伏維佳勝足下軥錄任躬呦俍從善青晴

表其夙慧白眉著其令聞文格綺麗屬辭注射盡五千卷日八十函冰雪無喩其聰明蘭桂靡方其馨逸馬卿上林之篇杜牧阿房之賦孤鸞坐傲雛鳳聲淸如日中天不迷五色矣瓊於南陸始爲西行山川邈縣日月標忽高涼古郡長夏炎節舟車所經見聞頗異荆榛蔽日祖禹之墓已迷椰樹干雲譙國之祠猶在或高江縣峽夜見蜃蟲或怪雨盲風晝行猩狒挂席假長年之力編輿須僕夫而行險巇備嘗彤盋彌甚平生弧矢志於竟幼文章期於巨觀到難歷賦歎唱未闕不圖此行乃有

餘感信宜之地毗連粵西山窮水深周雉堞之三里刀耕火耨雜馬人而百家暄寒不常嘲深殊下地既僻陋民復獷劣遊息無所惟當閉門環所居廨西尤見隊剎古若上壁枯蝸一痕老樹歷榜落葉三尺入王儉之幕別無嘉賓移僧眞之牀唯有謝客閒寂如此何以爲懷猶憶往歲廣州不乏朋好談讌無閒過從有期今則漢上題襟已成陳迹茗中泊宅迄未成書蓂朔迭更萍蹤契闊撫今追昔安得不惘然哉花田春好珠海月多他日者歸颿既張遊屐重蠟當與足下躡雲鶴之前蹤歌

水龍之舊調墜歎可續風諸不渝角弓之詩願吾子之勿忘也

論友人書

違闊以來結構無似獲誦芳訊如聞脣譚且復憶南皮之樂酒傳吳質之書去西秦之地不忘繞朝之策永言勿諼是可感也交友之際相知爲難異苔同岑有懷於往哲芳草共氣未見於方今僕居廣川載易寒暑雖復道謝太邱才非曲逆亦有同人之占不無長者之轍而性情之地動多偏重樂令靜默每苦阮生之狂李邕論詩不取崔顥之作徒爾酬接未爲眞知若夫同心之言抵掌爲樂暢論名理則平子絕倒偶歌遊仙則遙集嗟

異樂數晨夕無閒風雨如足下者有幾人哉良晤不常淸光忽遠河梁攜手益少卿之踟躕素縷結心增繁欽之歎息詠愁玉案託興清琴慨然以思何能已乎分襟以後陰雨匝旬境會所遭抑鬱彌甚時坐虛白閒及油素假琴書以消憂惟尊酒之足樂閉戶卻埽如是而已明月千里尺書一緘奉訊興居伏惟珍攝

與葉蘭臺戶部書

自咸豐戊午廣州一別忽忽二十年矣執事翱翔京國鄙人胥疏江湖紫雲慶霄黃鵠藪野出處胥異音問遂疏然而惓惓心疇昔側耳嘉譽未嘗不懷清風於故人詠白露於中沚也今春獲誦惠書不遺在遠伏審彯纓樞府簪筆禁籞榮問休鬯才望益隆甚善甚善尊甫大人以楚離騷香草之思得漢樂府桂華之意倚聲有作並世罕儔賢昆季鑿楹不忘執卷如見珍此心畫付諸手民璟昔

在觿韘之年閒侍琴書之側雖白雪流響陽春筆和而紫霞持論叔夏與聞茲復得備校讐廁名簡末固幸驥尾之附實非駑鈍所堪遠辱謝言得無顏汗琛溝猶一介流浪卅年蹤迹謬託於賓萌學殖坐荒於旅食比以劉峴莊督部謬相招致廁之幸府寅辰治事殆類昌黎庚子陳經彌慙榮緒身讀書以何日鬢攬鏡而已竊此固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以夙昔之愛聊復及之耳南海春風西山晴雪朋交萬里知無閒於薜蘿事業千秋竊相期於竹帛

答劉峴莊督部牋

承示黎觀察所議西學館章程實已周密詳盡惟需費太鉅恐時絀不足以舉贏而招選生徒至百數十人亦恐猝不易得今管見所及擬就原議而稍損益之參以廣州各書院及學海堂之成法先以招試取材既得其人然後送館肄業俟搜羅漸廣徐擴規模庶始事之初費不甚鉅且無虛糜之慮謹將所擬設立西學館事宜另紙錄呈伏候采擇

擬設西學館課士議

西學館擇地設立此時館舍不必過大房屋不必過多將來如須擴充不難另覓延定中西教習二人即示諭士民以西文課試仿照學海堂之式分類出題或經義仿宋人經義之式詮釋經文大意不必效制藝體裁拘對偶而矜詞采或策論原議以策論及新聞紙爲專課其實新聞紙中時事即可作策題或算法如近日童試之題或雜學如天文曆法重學光學化學之類此數端者皆不能離算法而通算法者未必通此數端故須分類命題經義策論每篇須一百字以上其他不拘各人自備試卷將所作之文先於前幅用楷書錄正再於後幅以西文譯之西文以英國爲正其能通別國文字者許其兩譯仍於卷內注明卷面填寫年籍及舉貢生童

字限日赴館投交省城各書院即日收卷恐遠方未及周知學海堂以出題後一月爲期文覺太緩應以十五日或十日爲率由收卷人給票爲驗收齊各卷送中西教習評定甲乙分列等第列榜曉示定期持票赴館領獎學海堂上取獎銀三兩次取二兩下取一兩所以優於書院者書院有膏火學海堂無之○以上皆學海堂成式每月或一課或再課俟半年或數月之後將名次屢在前列者出示招集局試如其文氣筆蹟與從前課卷相符即選入館中肄業紳耆保結以及選擇身言等均各如原議其不願入館者聽仍酌量獎賞並倣宋時太學之法分別上舍內舍外舍按月量給膏火每遇課期作文與

館外應課者一體取錄仍考校優劣隨時升降初入館者均居外舍外舍生三課連列上取者升內舍內舍生五課連列上取者升上舍上舍生三次不取者降內舍內舍生三次不取者降外舍外舍生三次不取者出館所給膏火以上內外舍爲別不問孰爲舉貢孰爲生童惟數目宜稍從優厚耳舉貢生員非幼童可比不能無車畜之需未入館時課讀可得月脩書院可得膏火今議於入館後不許應考書院又不許出入卽無別業可圖而每年第一班僅給銀四十八元恐一束之微不足以贍千里之足也其餘章程均如原議

此議肄業生徒必先以課試而後許其入館者蓋有故焉人之資稟不同有與西學相近者亦有不相近

者原議第一班第三班生徒皆素昧西學之人異日學之成否殆不可知今以課試先之擇其已得門徑者加之策勵事半功倍其便一也設館之初館舍不必甚廣即經費不必甚鉅事有成效徐圖擴充則人不勞而事易集其便二也人之常情利先於名膏火既優趨者必衆人材薈集乃博收而約取之廣其途而嚴其選不患以下駟充上乘其便三也語有之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將必有聞風興起不待敎督而自求精詣者矣或有以法立而人不應爲慮者不知此

法行之於別省則或不應行之於粵省則無不應粵之習西文者衆矣虞詡三科之設秦市百金之表縣式以求之何患無人此固不足慮也或又謂原議西語與西文並重課試所得之士慮有通西文不通西語者不知文字出於語言世豈有不解其語而能通其文者乎此又不足慮也識同隣管持議敢謂其可行詢及采葑聽言不嫌於太廣愚者千慮之一要在賢智擇之而已

肄業生徒既通西文似可兼習測量製造之學蓋測

量製造所需儀器機器之屬價值昂貴非寒士所能購不得其器而虛揣其數又恐如宋人之論樂律言之成理用之無效若官爲購備置之館中使肄業者得以考尋實際精求其術未嘗非教育之一端特此亦須俟之異時目下固未能及此也

懿緌頤齡頌爲張母宋太夫人壽并序

光緒戊寅孟春十有六日爲友山張大中丞壽母宋太夫人九袠開七壽辰先是同治十三年太夫人嘗拜
御書扁額之
賜其文曰懿緌頤齡蔚
國恩儲家祉甚盛典也華紱所褒瑤函斯耀用敢敬繹
睿旨作頌一篇竊附詩人燕喜之詞謹致曼壽鴻綏之
祝云爾

泰運會昌坤貞益厚時際熙熙世多齡耇璣鏡光輝金

輪悠久翠水環瀛紫宮執斗
國有賢臣臣有賢母爰拜
恩言聿昭慈壽
東朝錫嘏
北闕頒綸璿題煜雲珠榜璘豳榮膺
天語福備人倫九十其秩八千爲春瑤圖應甲錦帨懸
辰
奎章祗繹景鑠爰申山左名宗廣平華裔作配喬賢崖
持中饋朝莅承顏季蘭敬事機絲流黃敘織集翠勤借

禮遊靜與仁契匪直惠溫實惟明懿德旣彰懿儀式
叙督課樞書喻功庭杼郅偈青雲纚連朱紱入座起居
千秋歌舞猶勵忠勤彌垂仁煦褕瑱隆規翬琉芳棨和
神適志元黔昭慈陔南潔養堂北儲盧雀輿榮導韓笏
歡持天懷彌瞻地利攸宜春秋元命苞宋咸注頤象爲地乃地利也德貞以
吉道協於時徵之易義曰取諸頤頤神桂室莘嫩讌庭
晨曌耀月夜瞻星光文曉錄芝釀春馨堂啟光碧書
摹鬱青迴鸞拜
詔司馬垂型允茲粹靈介此遐齡著雍紀歲上元延籙

石瑞仙羊山連鳴鴿東第稱觴南牙鳴玉日永三春天申百祿願歌燕喜更陳鳩杖八世金貂千孫銀鹿

余君楚材墓誌銘 代

焦原喻義志士多授命之心崑岳蓺炎珍物有俱焚之烈是故玉碎而光在豹死而皮留者士之節也劍甫試而鋒摧律驟吹而聲死者數之遭也君名士楨字楚材廣東信宜人也生而不常毅而能擾具講纓之志學蹋蹷之勇繩繫三尺弓挽六鈞應有司試不售乃援例得某官在籍候選行義其鄉居仁之里戚䣛被其河潤里族謂之䴡硯余於道光戊申來宰斯邑君以共乘爲子奇之友當戶效任棠之拜公事乃見私謁不聞余固知

君非倚魁之士矣庚戌春粵西盜熾信宜羣不逞者從焉思動余奉大府之伍符列編氓之戶籍奉行合甲防肅先庚以君有八達之才爲四鄉之望屬臨江之節士爲平原之督鄧君聯絡里閭號召徒衆設三科以募士合十室而成聚我心匪石不惑臚言衆志成城自然均服秋七月邑蓮塘村民凌玉超歸自粵西籌張幻術煽惑愚氓噀水一呼揭竿四應潛吹虺毒張繡米賊之徒漸肆鴟張孫恩水仙之號余奉檄往禽而信宜營卒僅數十人又恇怯不足用乃屬君率所練鄉兵百人先之

赴鄉鄰之難誼無可辭摧凶醜之鋒事尤孔亟雇用被
體龍泉在腰執殳前行契箭召衆月十九日入蓮塘賊
悉力拒之蓮塘者在萬山中地尤險絕君攀梁麗而上
蹋渠荅而行薔霧茅烟孤軍深入風毛雨血醜類皆摧
剪厥爪牙焚其巢穴會日暮賊逃山谷閒君衆即營其
地余趣君退君不聽蓋以綏要害可憑周防自密必戮
鯨鯢而朝食不容鬼蜮之宵行矣明日黎明天忽大霧
賊衆數百驟犯其壘君據鞍絕壁手劍凶門射隼有人
何射牙之崇厲老羆當道豈貉子之敢過無如入死出

生地居五絕彼衆我寡人不一心所率鄉兵未經戰陳散如鳥獸亡若沙蟲以猿驚鶴恐之師當蝗聚蜂屯之衆雖壯夫五百不敵宜僚而短劍一雙竟亡温序君知不免乃拔刀自剄死春秋四十有六嗚呼哀哉君以恂通之識具明達之才志欲干雲心將捧日使其假偏裨之職獲尺寸之權爲國馳驅因時奮發則生可致鷹揚之績死亦收鵲化之名而乃飛客方張斷大黄之利鏃良工未遇羅結絲之潛輝失其中權隕於小醜良足悲矣或謂君輕身陷敵離首不懲死或等於鴻毛事詎同

於馬革不知汪踦赴難死且不殤周處入江民猶尸祭皆以防虞邱里捍衞鄉閭初未聞以纓冠被髮之行作暴虎憑河之誚則君之漂流碧血力禦赤眉欲全四境之生不惜一夫之命謂非蔚爲人傑歿號鬼雄者而能若是乎君子某某收君屍歸以道光年月日葬於某原嗚呼十里礮陽有過客拜要離之冢一天寒雨看縣刀歸公布之靈銘曰

壯心烈日殺氣壞雲如何哲士罹此寇氛蕭蕭風雨寂寂邱樊千秋貞石知我余君

梁君祝年墓誌銘 代

咸豐辛酉某月祝年梁君葬於白雲山鷓鴣嶺之原陳孺人祔焉嗣子候選教諭汝謙以狀來乞銘梁氏與予家世相善又某與學博交最久知君之學術德誼與孺人之懿行較他人爲詳銘幽之文所不敢辭謹按狀君名某廣東番禺人祝年其字也幼而岐嶷有神童之稱年十九補郡學弟子員二十一領鄉薦應禮部試報罷歸讀書玉山草堂越三年而病以道光某年月日終春秋二十有四孺人年十八歸君事舅姑孝舅病嘗刲股

以療君之歿也無子持齋誦佛越十年而君之仲弟堃子卽汝謙也孺人立以爲嗣督教之見其食餼於庠娶婦生子而身受

旌以咸豐某年月日終春秋五十有八蓋距君之歿三十四年矣君平生內行純篤而文學尤湛深下帷窮經動至申旦其所讀書丹黃燦然嘗居玉山草堂時堂以外紅棉數十株春時爛若霞綺與文思相映發故其爲文類有高華博麗之槪而於書法尤工在京師日嘗與公車客工書者數十人各臨黃庭一本一時無出君右

者蓋其餘技亦見推於時如此方是時粱氏方盛君昆弟數十人成進士入翰林者相望以君之才之年使其躡木天登粉署必將有所表見於世而乃才與命違年不副德名位未達遽就長夜此誠天意之不可解者也然天雖畀君以文學靳君以年壽而報之以孺人之苦節孺人冰蘗之貞數十年如一日天又報之以賢子孫則又不可謂造物者之竟無意於其門也是宜銘銘曰

丹山五色鳴歸昌中道戢翼吁可傷雌鸞獨處處女牀乃哺雛鳳成文章吉兆既卜遺澤長我刊元石銘其藏

胡母侯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侯氏山西某縣人廣東長樂縣知縣諱某之女也生長清門夙嫻禮教珩璜節其懿度圖史表其貞則及笄之歲歸廣東鹽運使司知事長汀胡君君以展驥之雋才屈棲鸞於末秩初官楚北繼宦嶺南夫人佩玉從行織紝佐爨善心爲窈德象可師雜佩知來聞雞自警澗濱蘋藻式助明祀之虔階砌芝蘭復嚴義方之訓兩子方就庠塾志求典墳輒鐍簪珥之鮮華致齎編以厲學遂使雙珠競爽千佛書名昔人所謂舉案外恭停

機下訓者有婦德焉有母儀焉同治戊辰知事君卽世長子鑑已前成進士作宰粵東葄琴旣鼓安輿妥迓昔年南服匏嫠句煽之仙此日東征大家陳留之作于是養堂歲月官閣春暉敬姜服勤無忘織紝不疑決事每問平反飴柔甘而可含衣浣濯而猶御會值國家慶典由孺人晉封夫人褕衣則起舞千秋華鬢則莊嚴九樹方謂迴鸞有字不替光榮燕喜無涯永延年壽何意金鑪不變玉液難期光緒十六年月日疾終于廣州寓舍春秋七十有九醫門乏延年之術宗卿疑與

善之言九里懷仁六姻屬沾此又足以徵其仁惠占其
餘慶者已夫人生三子長鑑廣東海陽縣知縣次鏷前
卒次欽舉人江西試用知縣孫三人鑑等扶護柩車言
歸粉社卜以某年月日祔葬于知事君某山之塋既築
佳城爰刊貞石以琛夙聞聖善之德兒託銘幽之文雖
才非所堪而辭弗獲已傚伯喈之靈表深愧無文篡隴
國之銘章敢援前例其辭曰
東京志墓咸曰中郎表裸慈懿作為文章胡宗頌銘多
出其手議郎之妻太傅之母千七百載孰繼淑慈安定

之室復見女師徽閑有德和順合禮柔儀相夫明訓教

子詔宜遐壽長壽後人云何乘化遽此遷神孝筍霜枯

靈蕙雪萎轜返闔畺祔從周制風聲塋樹寒色罔阡白

雲一去杳石千年

冒恭人壙銘

光緒十年冬十月錢塘陳太守子厚來曰亡室如皋冒氏故江西德化令薛溶之長女也其名俊其字文蕙來歸凡四十年有六子四女今年八月九日歿於廣州春秋五十有七將以明年某月日歸葬於杭州某山之原念其生平行事有不忍忘者敢爲狀以乞銘幽之文琅交太守幾二十年聞恭人之賢久矣讀狀與所聞合知太守之言爲可信也乃不辭而爲之銘其詞曰

溫溫恭人實惟女士作嬪淸門克相夫子尸蘋致虔佩

莅修禮式和先後無愆姑姊珈笄旣御褕佩相莊何期
蔑燧忽逼豪隍芝焚自矢蘭蕙奚傷幸銷金革彌著璠
芳聿在平居常勤中饋飾謝珠笄儉辭錦帔樛木流恩
鳲鳩蒙惠課女組紃易兒文秇饋敝衣魚篇陳德象翠
盥晨研絲窗畫倣罷繡風和聯吟月上玉簪分華金絲
叶響抗懷往昔彼美嬋媛王采薇汪端製雅吳藻莊盤
珠句鮮勤斯春䡖永彼流傳聯珠作字比玉成編福善
有徵柔嘉無咎云胡莒疾不殄眉壽玉案俄虛金膏何
有隙駟徂陰文鵜失偶黃門傷逝碧海無憑鶴歸崑閬

嫓幻雖浮化臺后夜荒龍滿秋巷悲懷睢表懿銘幽

誌銘中有注用柳州例文駿識

冢婦廖氏壙銘

婦姓廖氏南海人封翰林院編修禹臣翁之女也幼失其嫡母稍長失其所生母與諸嫂居和婉無閒言年二十來歸吾兒兆銓事吾夫婦柔順有禮吾二人皆愛之顧質弱多病前年以父病歸甯與兄嫂侍疾不寐者十餘夕父歿又哭泣悲哀失食飲節病遂加劇召醫視之飲藥輒稍瘉越數日復病則又加劇凡更十數醫莫不然越歲餘卒以不起光緒九年九月十七日也年甫二十五悲哉其爲人柔而慈幼時見割雞若血漉漉地上

心惻之遂不復食雞及諸羽族其於族卿閒尊行以禮處同輩以和婢媪有過微戒之而已未嘗斥傌故其歿也哭之有失聲者以十年正月初五日葬於廣州城北獅毬山吾以其賢而早世也爲之銘銘曰

德婉婉而無年莫知其然人邪其天吾銘厥阡以不泯汝賢土厚而築堅更千百載汝其安焉

祭王補帆撫部文代

嗚呼紫瀾迴丹霄星霣望斷麾旌悲纏台緹將陽萎其朱華慶霱收其黃菌賁肅五仞之龍蔆太華三峯之隱嶙嶒定景而停版歷中道而紆軫痛偉業兮未終胡元根兮遽殞惟公瀓組名宗旄車舊族衢騁翥黃山煇結綠家聲傳槐萊之風人望表梅花之星早探東觀之祕書筆耀西京之華轂曉維絡於地輿校縹緗於天祿固已苞名世之經綸蘊宏才於穀王衣錦舊里鳴珂故鄉征車息駕枉矢飛芒刻契箭而誓日佩寶刀而耀霜

白檣則王熊慷慨黑山則張燕摧藏雖小試夫餘筴已有造於維桑旣而拜

詔九乾驅亞兩淛方總儲胥旋陳時臬愛人爲學道之徵爾敎輔明刑之哲祛宿弊於棘舍復生徒於繇叢吏有嚴師門無私謁是以譽望風馳英猷電發荷簡在於北宸總藩條於東粵時則嶺海遐壖東南奧區聚萬國梯航之會當廿年烽燧之餘吏治疲於期會民力困於轉輸緡錢鼻筭杼柚猶虛公乃翹懃自勵蚼綠是圖撫八達四窗之量定九柯十匠之模察察宗之殿最綜度

支於賦租衡六燕而無忒圭缶銖而畢除蘇綽則手書文告劉晏則心計舟車雖斛皆其勞甚乃儲偫之裕如三年以還百廢皆起府有餘財令如流水鄰道迎淮北之舟

天庾足江東之米既竭心於庶政乃垂恩於多士謂茲文廣之閎古號文明之地何才雋之計偕乃罕臻夫上第殆京國之云遙析師資之未備結夏課以難工赴春官其不易乃開黌舍乃置典墳督以鄉邦之耆宿導以臺閣之宏文肇燕許以爲範香馬班而並蕭佽資斧於

日下佐膏油於夜分孝廉之船競發科名之草益芬遂
乃躡紫宮而執斗奏
丹坐以書雲應大魁之瞑兆喜佳話之流聞迨夫建牙
閩越開府瀛壖虞愿見晉安之石房豹變樂陵之泉會
禹甸之墩土樹漢旌以拓邊公乃手操龍節目洞鯢桓
文子開五神之教姬公成三象之篇惟諸羅之片壤實
農土之外寓控鹿耳而門高臥鯤身而石古增土斷於
庚戌驗湖鐵於子午將易鱗介以冠裳化狉獉以干羽
爰分疆渠爰握機矩鄙君通璧余之道萃公疊彖段之

土工徒萬八千人城壘一十六所方謂啟漢家之西域
展堯封於北戶聯絡地維奏功
天府何造物之不仁俾哲人而勿祜於虖哀哉孰受金
法孰闚玉衡星蝕五夜風颷八紘悲鳶飛兮下濱膠鶴
馭兮上征瘴沍泊其已甚郡敦煌而未成城危赤嵌濤
擬逾溟知九原之齎志將千載以揚靈某等昔叨埏埴
夙隸屏幪或栽培夫散櫟或賞識夫焦桐拔卜商十三
行之後遺顧衆百六椽之中荷麗礮之曲被幔塵邈之
真從忽碭驟夫凶問咸愀悅於鄙衷潔桂椒以肅真託

蕊茹以何窮感千秋兮知己偕一慟兮懷公

祭丁母黃太夫人文 代

青琳闕宇元圃殞其貞松夏落蕊竹冬萎覩魚軒之虛返見蜃輅之倭遲霜冷條桑之舊館風凄畫柳之靈輀仰南唐之女憲溯東海之母儀謹奉觴而設奠羌敷衽以陳辭惟太夫人毓秀神淵擢輝崑岫出江夏之名宗適陵陽之世冑德佩茝而不彰孝尸蘭而妥侑操內職以勤勤助名賢而淑茂嘗為仲連之解紛爲高文通之釋闕祈餞衍之藏弆佐調人之和諧音楷仁借風揚蔭同甘霰雖端居之食貧知陰德之爲富加以內助雍和中

閨翰睫臥龍具而猶勉戒雞鳴而逾勵雖復煖冷三隅
東餘一握何治具以留賓亦典釵而贍族迨氣鬱乎青
霞乃歌成夫黃鵠對壁書而流涕抱襤書而程督燈影
茅簷機聲竹屋惟苦節之能貞斯甘臨之基福既而五
彪競爽一鳳先鳴康衢騁迹仕路蜚聲始策勳而馳譽
布繼開府而建霓旌喜養堂之春暖引繡幰而花迎閶
雋不疑之鞫獄勉鄭善果之臨民為三吳之大母遡萬
石之高名方勗信都以報國不留溫嶠之遠行其明體
而達識且勝於詩書之彥廊廟之英至於束晳絜養崔

郤寧亟子舍官舍安輿服輿千秋歌舞八座起居青旛
飾揄翟之采
紫誥錫迴鸞之書而太夫人媞媞不改抑抑自如念盛
滿之遺誡秉流謙之貞符雖雀釵之九朵兼鸞佩之雙
裾猶藹鬱之勿襲且布帔之長紆固碩人之餘事皆女
士之軌模若夫揚麗屋戒華侈周族婣恤黨比露濡萬
家河潤九里洵閫惠兮梓桑扇遙芬兮蘭蕙亦足以衍
餘慶於曾元留嘉儀於女史其聖善也若彼其仁媺也
如此謂宜壽介期頤祥徵倪齒延齡登鳴鶴之山衍派

暘玉雞之水何推遷乎大造俄徂化以上遊乘白雲而一笑返碧瀨之十洲瑶田有鶴玉杖無鳩陔南之蘭茝猶在堂北之萱華忽收悲青狄之遽掩嗟絳紗之不留然而揚徽表懿羨慶儲厤世仰華陽之禮範入傳仉氏之婍脩固已兆金紫於七葉耀管彤以千秋某等承乏珂鄉側聞玉矩樂府方歌夫地媼神峰遽摧夫天姥瞻望繐帷祇陳房俎用摛蕪文式侑椒醑美盛德之形容愴允長之無取惟頫首於檀林更翹心於蓮宇瞻滿月兮何時望慈雲兮終古

隨山館叢稾卷四

芙生喜爲沈博絕麗之文尤善駢體研摩搜討多歷年所今輯之彙爲一編名曰隨山館四六以示於雋劉彥和之言曰音實難知知實難逢儁豈知音哉然古人所作時復披覽陳見不廣致力蓋寡論其旨趣可得而言駢體之作肇始漢魏別於六朝盛於三唐又別於兩宋三唐之盛始自四子兩宋之起實宗義山元明之閒無有繼興者今之所尚體類益繁舉其體要詞氣爲上雕績文之俳偶又次之然所以稱四六者局於格也別於他文也至於篇幅之內兩典同出駢儷之中兩意重申

燕音累氣數紙不竭雖在專家亦多煩蕪故工於精思者必汰其浮華博而約之矜其藻繪麗而則之使之符采相濟詞意兼美潘文既佳樂旨靡棄是以落霞秋水爲賦景獨擅旅燕牽牛爲言情絕調也君之是編無愧於古況乎摫鈲在前鉛槧在後窮年而覃思伺將日上而臻極哉輒狃所知書之簡末至於丹黃具在別紙刻畫唐突主臣而已咸豐癸丑春金匱杜儁跋

咸豐初穀盦先生輯所作駢體文爲隨山館四六杜君季英跋之其後先生謂爲少作悉棄去獨留此跋

謂其文似劉舍人也今刻先生文因並錄此跋於後

姚文駿謹識

今年春文駿與同門諸子刻穀蓀先生詩集訖因謀併刻諸體文先生以所作不工止之文駿進曰此固先生之謙德也然而數十年來所爲序跋碑銘之屬爲人所刻者多矣刻此一編以存先生之文之眞詎亦無害況此自文駿等意爾願先生弗問也先生笑曰果若此乎姑聽子爲之於是排比類次併入近歲文數篇都爲四卷付之手民而謹書其後光緒乙酉秋八月錢唐門人

姚文駿謹識

清故敕封文林郎國子監生汪君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義甯陳寶箴譔

君山陰汪氏諱瑔字玉泉一字越人所居曰穀庵學者稱穀庵先生客粵占籍遂爲番禺人曾祖父倫秋祖父炌著史億二卷父鼎著雨韭庵筆記二卷劬學不仕君少隨父遊粵東輒以文詞冣曹偶以父篤老不能歸適佐郡縣爲幕客所至咸有聲譽始客曲江羣寇圍縣城逾歲卒用君策盡燔寇舟城賴不陷由是君以才略顯藩使俊達公聞而聘焉先時潮州災振庫銀二千事久

未上籍具廣格部例不知所出君曰稅契奇羨與正賦所以備緩急與非常也以是閩司農其可果置不問後列縣水旱率得領振司庫便利至今君之本謀也光緒初元劉公坤一爲總督延君主夷務理中外交涉自
國家通番互市久廣州最領襟要利弊所倚伏尤鉅番夷既習中國又頗緣奸民設疑刺隱嚮背搆伺文書往還首尾萬端君居幕府凡十歲洞幾折萌劑和柔剛繼劉公者曰裕寬公張靖達公曾忠襄公撫御旺夷號稱辦治維君計畫贊助爲多焉君才性開濟識慮通遠法

越之難邊海騷震曾忠襄公獨就君陰籌戰守備扞無形服君偉才歎爲國寶然君貞簡絕俗濳於榮仕俯仰委蛇嘯詠終老海濱之儒羇旅之士至論淹德滈行長於謨猷達於事變旋斡冥漠之中而不尸其名浮湛汚濁之俗而不滓其志蓋未有先君者已晚歲養痾就情墳史名賢鉅公禮聘踵至終不復出素勤纂述箸書滿家傳辭與旨究理天人儒學宗焉凡有隨山館集十八卷無悶子一卷松煙小錄六卷旅談五卷尺牘二卷春秋六十有四以光緒十七年二月丁酉卒配張孺人男

子子兆銓乙酉科鄉試舉人官海陽縣學敎諭女子子二人次嫁朱啟連端介有文行傳君之學者也年月日兆銓將葬君於某原詣啟連所述狀屬銘其辭曰

海維炎州億族環之薦擢刺肥施彼阱簽伊君沖懿與道盤嬉脫然塵垢保其天倪亭亭雅志振振上才雍容帷闥爰職契司斡運無名杜機未恢六合內外淸風噓濡孰云棄世有偉厥辭精貫元黃理砌等夷朋從歸高曰賓曰師摛翰序幽神宅允綏